

执行主编：葛翠琳
主编：冰心

青少年读者散文

冰心题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袁丽娟
装帧设计 周建中
内文题图 唐 筠

寄小读者散文丛书

给你一个世界

詹岱尔 著

*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625 插页 2

字数 70000 印数 6401—11135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*

ISBN 7-5342-1848-9/I·273

定价:6.20 元

写在前面

第一次放这么长的年假，整整七天。

大年初一，按以往的惯例，老公“周游列国”，外出给亲戚朋友拜年；我留守大本营，接待来家的拜年者。

门铃响了，我快步赶去开门。

“过年好，过年好。”来人双手作揖。

“过年好，过年好。”我忙不迭地把他们往客厅引。

抽烟，嗑瓜子，剥香蕉……

别看都住在一个城市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却难得谋上一面。我真诚地劝说他们多坐一会儿，用个便饭。

天津“妈妈例儿”多，新年当头这一天，一般不在别人家吃饭。但我们充其量只算个半截儿天津人，没这个讲究。

然而，任百般挽留，客人却是留不住的。他们都早早排定了日程，一上午要走十

几家呢，我这儿只是其中一站。

于是，送客。

“留步，留步。”

“走好，走好。”

.....

脸上的惋惜决不是装出来的，但心底的那份欢喜又分明要溢出来了。

我殷勤地望着客人拐下楼梯，那纷杂的脚步尚在响中，便已迫不及待地轻掩上门，三步并作两步，直扑卧室。

床头小桌上，零乱地摊散着稿纸、眼镜、圆珠笔.....

我要借年假，赶写这本小册子。

整整六天，我没有下楼。

频繁的迎来送往，快活的说长论短，笔头常被打断，好在写的都是与儿子有关，早已烂熟于心的往事，不论什么时候重返书桌，都能很快进入状态。

我像一个漫游者，沿着时光的小溪，逆流而上。

哦，岁月穿梭，春风秋雨，儿子来到我们中间已经有二十多年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在平淡与琐碎中，我们竟拥有这么多的幸福、烦恼、遗憾、期盼.....

孩子是母亲永远说不完的话题，写这种文字真是无比快乐的事情。十月怀胎，我们用自己的骨肉再铸了一个小小的生命。我们日夜操劳，盼着他们一天天长高长大，无怨无悔。

他们一声咳嗽，我们会彻夜难眠；他们擦破一点皮肉，我们会揪心般地疼痛；他们一展笑脸，我们心头立即充满阳光；他们些许长进，我们便欣喜若狂……

那种息息相关，至纯至洁至真至美之爱，在人的生命中没有哪一种情感可以比拟。

谁不想养个聪明健康、通情达理、积极向上、有作为有出息的孩子呢？有意无意中，我们都在努力创造着一个世界，一个可供他们健康成长的世界。

坐在书桌前，文坛广为流传的一则小幽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。

有人问大仲马：“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？”

大仲马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的儿子。”

我能想象得出，由于得意，那一刻，大仲马两只深邃的眼睛，一定在炯炯发光。

是的，作为父母，有什么能比养出一个

称心如意的孩子更幸福的呢？

在信马由缰的写作过程中，我其实是在不停地问着自己：我算得上是个好母亲吗？

我的自我评判是：还不坏，但绝对算不上最棒。

我甚至这样想，如果一切能重新开始，我一定要这般，这般……

但我还是坚持着记录下了我的体验。

当父母是个很艰难的工作，因为父母从事的是世间难度最大的生命塑造工程。如何当好父母是个大课题，值得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地研究下去。我真诚地祝愿普天下的父母，在谈及子女时，都会有大仲马的那份得意与欣慰。

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，假期也只剩下最后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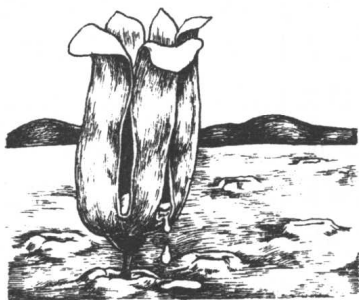
字草得连自己也认不得，好在还有时间，容我再整理一遍。

我走上了阳台。

这一天，是冬日难得的艳阳天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	1
二十三床	1
外婆	10
第一次挨打	26
故事的魅力	35
倒霉的小“2”	47
母子协议	55
小话篓子	67
小明星	80
中耳炎患者	88
“乱七”与“八糟”	97
“阿大”与“阿小”	105
一包牛肉干	114
五年级的那个夏天	126
升旗手	132



二十三床

自打我怀孕那刻起，在那漫长的日日夜夜，我抚摸着自已日渐隆起的腹部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个小生命的存在。虽然我还不知道，我的宝贝是男还是女，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我用我喜欢的模样来勾画他。十月怀胎，也给了我足够多的时间，用身边所有好孩子由表及里的优点和美德来塑造他。怀孕的最后两个月，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期盼着他的出世。然而，当我们母子俩真的要面对面时，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却是痛苦与绝望。

记得我是上午八点钟被推进产房的，那

时，离我老公用自行车把我从家送到医院还不到两个小时。在我只作了短暂停留的那间大病房里，有的待产的产妇已经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见动静。我的床号为二十三，所以，当护士推着我走出病房时，大夫和待产的产妇们都说：“这二十三床，够利索的。”

然而，躺上产床后，快马却成了慢牛，整整十个小时，痛得叫人死去活来，可我的孩子就是不肯与我分离。

我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种疼痛，我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，永远也无法想象那种疼痛。宫缩发作时，腹部如有利刀在绞。但最难受的还是腰部，像被两只无形的手，拧麻花似地的拧着……

时过境迁，我总在想：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，大概是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的了。

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，女人生孩子犹如过鬼门关，西方则习惯把孩子的生辰称为母亲的受难日。

我从小就不是一个爱哭的人，就在那一刻，我也紧咬牙关，不让自己像有的产妇那样大声地嚎哭与咒骂，但眼泪却像决了堤的河水，伴着我无法抑止的抽泣，不停地流淌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这是由于我长时间没有进食进水,造成肌肉松弛,根本无法运力所至。那时,我曾绝望地认为,我肯定过不了这一关了。

我异常清晰地想到了死。奇怪的是,那一刻,我想着死时,不仅一点儿也不害怕,反倒有些渴望。

那痛苦的每一分钟都长得犹如一个世纪,我实在熬不住了,我只想早点儿解脱。

产房里,并排放着三张产床。另两张产床上,产妇上上下下,上去时是一个人,下来后便成一双。每张产床上都上上下下地换过四五个人了,我却像是被钉子钉在了床上。

负责为我接生的是两个女大夫,都有四十多岁。她们一直守着我,鼓励我,安慰我,也没少骂我。因为她们认为,根据我的情况,完全有能力自产。她们嫌我不配合,怪我不努力……我几次建议能不能为我开一刀,她们连听也不要听。

剖腹产在现在是一种极为平常的手术,但倒退二十年,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个了不得的事情。不到万不得已,医院一般不采用这个手段。所以,她们压根儿不想为我剖肚子。她们想了许多办法来帮助我,结果只是

增加了我的痛苦。

上中班的大夫已经来了，那两个大夫为了我都自动留了下来，没有回家。她们找来了一个很老很老的大夫，总算弄清了我难产的关节。老大夫拿出了一个方案：侧切加产钳。于是，她们像哄小孩儿似的，一边哄着我强忍着恶心喝糖水，一边柔声地与我商量。

她们告诉我，用产钳去夹孩子的脑瓜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，有的当时看不出什么，时间一长就显露出来了。

她们说：“我们把刀口切大一点，你再好好使把劲儿……”

于是，我集中起全部的意志与力量……

终于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那强烈的疼痛感顿时云消雾散。我的整个身子舒坦得就像飘浮在云朵里……

我欠起身，大声问：“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？”

屋里的人都笑了。

那一刻，我还满脸是泪。

这是个细长的粉红色的小东西。他攥紧了拳头，扭动着身体，不断地发出响亮的“哇——哇——”

大夫把他放上磅秤称过分量后，双手捧

到了我面前。

“看好了，是个男孩儿！”

她特别向我展示了一下显示他性别的部位。

中国人的重男轻女真是根深蒂固。就在一个钟头前，我旁边的那张产床上，一个已有了一个女孩的妇女，当得知自己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后，便缠着大夫，让设法帮着换一个。

她说她实在“不好交待”。

她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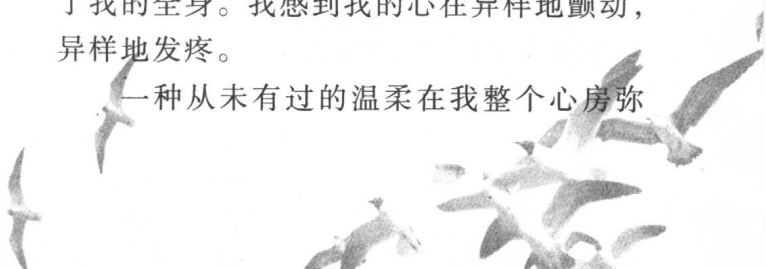
大夫说到“男孩儿”时，所以要特别强调，大概是为了让我这个吃足了苦头的小母亲，好好地高兴一场。

其实，我倒不在乎是男是女。

我抬起身来看我的儿子，但只看了一眼，便吃惊得差点大叫起来。他太丑了！皱巴巴的额头，肉泡泡的眼；塌鼻头，嘴巴却很大，只顾一歪一歪地在啼哭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
但没容一丝失望扬起，一股暖流已流遍了我的全身。我感到我的心在异样地颤动，异样地发疼。

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在我整个心房弥



漫开来。

这就是我的儿子，这就是我十月怀胎，又经过长达十个小时的痛苦分娩，才作为独立的人来到我身边的儿子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儿子还在使劲儿地啼哭。

他为什么哭？是因为高兴？他像我那样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刻吗？哭声有时表达的是满心的欢喜。

他为什么哭？是因为生气？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才让他得以落地，所以，他心里充满了委屈。

他为什么哭？是因为自豪？从今后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小小的男子汉，他用哭声来宣告他的存在……

哦，我的宝贝，他这么小，哭的声音却这么大，他急着要对我讲些什么呢？

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爱怜。

我造就了儿子，其实儿子也造就了我。因为他的出生，世界上才多了一个母亲。

我被推出产房时，已是晚上七点多了。听老公说，我当时的形象别提有多狼狈了：头发早叫汗水、泪水泡透，一缕一缕地搭在头皮上，眼睛血红……

我一进病房，几张床上的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：“是二十三床！”

她们有几个是那些比我晚上产床，又早下产床的产妇，都亲眼目睹过我在产床上的惨象。一个胖大姐甚至还会惟妙惟肖地学说当时大夫训斥我的话：“一知半解，就不想自力更生！”

出了产房后，自然不会再回待产时住过的病房，我重新安排的病房内，产妇们也多半不是我待产时的同室，我后来住的病床号也不再是二十三。人们之所以要把我和“二十三床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还是因为我在产床上赖了十个小时的这段经历。

我在产房里待了十个小时，我老公自然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在医院走廊里不吃不喝地等了十个小时。

其实，我们相隔只不过几十米，真是咫尺天涯。

这十个小时里，他虽然没有领受肉体上的痛苦，但心灵上受的熬煎一点儿也不亚于我。

那一拨拨焦虑地候在产房外等讯儿的男人们，同样的境遇使他们一拍即合，很容易便处成了“哥儿们”。他们总见我老公一遍

遍地追着大夫问：“二十三床生了吗？二十三床生了吗？”所以，当他们喜滋滋地护送自己胜利完成使命的女人去病房时，总会不无关切地问一句：“看见二十三床了吗？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那些刚从苦海里爬上岸来的女人便会不无同情地说：“哦，那个二十三床呀，还在那儿躺着呢。”

我还没下产床，就已经成了一个“名人”。

整个住院期间，“二十三床”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，后来影响得连大夫、护士都这么叫。

我这个“二十三床”在众人眼里确实也够神的，每当护士把捆扎得一模一样的婴儿用小车推出婴儿室，挨病房分发时，我总等不及她把她们送进我们病房，便强忍着刀口的疼痛，毅然下地，趑趄趑趄地走向走廊，并且完全不需要对号，就能准确无误地从中抱出我的“小老头”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儿子一天一个样儿，自然是越来越漂亮。他的面部轮廓开始清晰；额头渐渐舒展开来，光洁得像小缎子一般；眼睛也睁开了，茫茫然的眼珠又黑又大；只是嘴巴还不那么雅观，只要醒着，总是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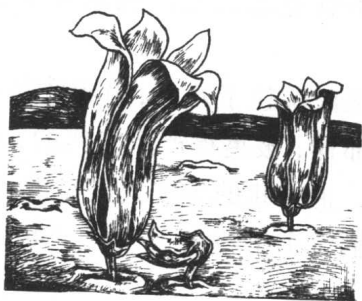
来歪去的，不是在哭，就是在寻找奶头……

但不管他怎么变，我从来也没有抱错过。

我在医院住了八天，当我像每一个幸福的母亲那样，被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抱着我的小宝贝坐车准备回家时，旁边那辆汽车里传出了一声：“走了，二十三床？”

那是我的一个同室，她也正带着她的新生儿要回家。

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声“二十三床”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。



外 婆

小时候，我很懒，母亲总说我的“骨头可以抽出来当棒槌”，意思无非是嫌我的骨头总闲着。在大学里，给同学们的印象，我在生活上也是得过且过，只求便当。那时的女孩都喜欢留辫子，有的长得甚至过膝，走起路来，悠悠摆摆的，别有一种风情，我却早早就剪成了短发，为的是每日早起能省掉一道工序。记得当年老公和我谈恋爱时，他就公开哀叹：“呜呼，看来我得学做家务了！”但自打结婚后，特别是有了儿子后，几乎一夜间，我就变得能干、勤快起来了。

我不仅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饭，而且一